東坡文鈔/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坡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十一・論

下一卷▶

正統論三首・總論一（至和二年作）

正統者，何耶？名耶？實耶？正統之說曰：「正者，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；統者，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。」不幸有天子之實，而無其位，有天子之名，而無其德，是二人者立於天下，天下何正何一，而正統之論決矣。正統之為言，猶曰有天下雲爾。人之得此名，而又有此實也，夫何議。

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，聖人於此不得已焉，而不以實傷名。而名卒不能傷實，故名輕而實重。不以實傷名，故天下不爭。名輕而實重，故天下趨於實。

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，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。天下之爭，自賢不肖始，聖人憂焉，不敢以亂貴賤，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。天下之貴者，聖人莫不貴之，恃有賢不肖存焉。輕以與人貴，而重以與人賢，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，知賢之不能奪貴，故不爭。知貴之不如賢，故趨於實，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，是亦足矣。正統者，名之所在焉而已。名之所在，而不能有益乎其人，而後名輕。名輕而後實重。吾欲重天下之實，於是乎始輕。

正統聽其自得者十，曰：堯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漢、晉、隋、唐。予其可得者六以

存教，曰：魏、梁、後唐、晉、漢、周。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，皆不在乎正統。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，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。於是乎實重。

正統論三首・辯論二

正統之論，起於歐陽子，而霸統之說，起於章子。二子之論，吾與歐陽子，故不得不與章子辨，以全歐陽子之說。歐陽子之說全，而吾之說又因以明。章子之說曰：「進秦梁，得而未善也。進魏，非也。」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。夫所謂正統者，猶曰有天下雲爾，名耳。正統者，果名也，又焉實之知！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，又焉知其他！章子以為，魏不能一天下，不當與之統。夫魏雖不能一天下，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，吳雖存，非兩立之勢，奈何不與之統。章子之不絕五代也，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。今也絕魏，魏安得無辭哉！正統者，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。故天下雖不合於一，而未至乎兩立者，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。且夫德同而力均，不臣焉可也。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，德既無以相過，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，於是焉而不與之統，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，而助夫不臣者也。

章子曰：「鄉人且恥與盜者偶，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？」吾將曰：是鄉人與是為盜者，民則皆民也，士則皆士也，大夫則皆大夫也，則亦與之皆坐乎？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，則鄉人何恥耶？聖人得天下，篡君亦得天下，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，聖人何恥耶？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，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！

章子曰：「君子大居正，而以不正人居之，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。」且章子之所謂正者，何也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？以天下有君為正耶？一身之正，是天下之私正也。天下有君，是天下之公正也。吾無取乎私正也。天下無君，篡君出而制天下，湯武既沒，吾安所取正哉。故篡君者，亦當時之正而已。

章子曰：「祖與孫雖百歲，而子五十，則子不得為壽。漢與晉雖得天下，而魏不能一，則魏不得為有統。」吾將曰：其兄四十而死，則其弟五十為壽。弟為壽乎其兄，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。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。吾將曰舅則以為妻，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？以妾為妻者，舅之過也。婦謂之姑，蓋非婦罪也。舉天下而授之魏、晉，是亦漢、魏之過而已矣。與之統者，獨何罪乎。

雖然，歐陽子之論，猶有異乎吾說者。歐陽子之所與者，吾之所與也。歐陽子之所以與

之者非吾之所以與之也。歐陽子重與之，而吾輕與之。且其言曰：「秦、漢而下，正統屢絕，而得之者少。以其得之者少，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。」嗚呼，吾不善夫少也。幸而得之者少，故有以尊重其名。不幸而皆得，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？且其重之，則其施於篡君也，誠若過然，故章子有以啟其說。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，以魏、晉、梁而得之，果其為重也，則文王將有愧於魏、晉、梁焉。必也使夫正統者，不得為聖人之盛節，則得之為無益。得之為無益，故雖舉而加之篡君，而不為過。使夫文王之所不得，而魏、晉、梁之所得者，皆吾之所輕者也，然後魏、晉、梁無以愧文王，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、晉、梁焉。

正統論三首・辯論三

始終得其正，天下合於一，是二者，必以其道得之耶？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？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，於是乎舉而歸之名。歐陽子曰皆正統，是以名言者也。章子曰正統，又曰霸統，是以實言者也。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，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。

章子之意，以霸統重其實，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。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，固章子意也。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，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。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，而章子則能之。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，〈（如魏受之於漢，晉受之於魏。）〉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？蓋亦有不得已焉耳。如章子之說，吾將求其備。堯、舜以德，三代以德與功，漢、唐以功，秦、隋、後唐、晉、漢、周以力，晉、梁以弒。〈（不言魏者，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）〉。以實言之，則德與功不如德，功不如德與功，力不如功，弒不如力，是堯、舜而下得統者，凡更四不如，而後至於晉、梁焉。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，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。

歐陽子純乎名，故不知實之所止。章子雜乎實，故雖晉、梁弒君之罪，天下所不容之惡，而其實反不過乎霸。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，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。章子則告之曰：「爾，霸者也」。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，則章子之說，固便乎篡者也。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，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，雖欲復加之罪，而不可得也。

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，吾以為在漢、唐為宜。必不得已而秦、隋、後唐、晉、漢、周得之，吾猶有憾焉，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。嗚呼！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。霸之於王也，猶兄之於父也。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，而曰必堯而後父，少不若堯而降為兄，則瞽、鯀懼至仆妾焉。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，無怪也。從章子之說者，其弊

固至乎此也。

故曰：莫若純乎名。純乎名，故晉、梁之得天下，其名曰正統，而其弒君之實，惟天下後世之所加，而吾不為之齊量焉，於是乎晉、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，實於此反不重乎。章子曰：「堯、舜曰帝，三代曰王，夏曰氏，商、周曰人，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。」以為其霸統之說。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，夫何說而不可？吾亦將曰：孔子刪書，而虞、夏、商、周皆曰書，湯武王、伯禽、秦穆公皆曰誓，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，其誰曰不可？聖人之於實也，不傷其名而後從之，帝亦天子也，王亦天子也，氏亦人也，人亦氏也，夫何名之傷？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，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。

秦拙取楚

秦始皇帝十八年，取韓；二十二年，取魏；二十五年，取趙、取楚；二十六年，取燕、取齊，初並天下。

蘇子曰：秦並天下，非有道也，特巧耳，非幸也。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，其不敗於楚者，幸也。烏乎，秦之巧，亦創智伯而已。魏、韓肘足接而智伯死，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、魏，秦並天下，不亦宜乎！

齊湣王死，法章立，君王后佐之，秦猶伐齊也。法章死，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，齊、楚救之，趙乏食，請粟於齊，而齊不予。秦遂圍邯鄲，幾亡趙。趙雖未亡，而齊之亡形成矣。秦人知之，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。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，建之不才而秦不伐，何也？太史公曰：「君王后事秦謹，故不被兵。」夫秦欲並天下耳，豈以謹故置齊也哉！吾故曰「巧於取齊」者，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。齊、秦不兩立，秦未嘗須臾忘齊也，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，豈其情乎？齊人不悟而與秦合，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。三晉亡，齊蓋岌岌矣。方是時，猶有楚與燕也，三國合，猶足以拒秦。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，故二國亡，而齊亦虜不閱歲，如晉取虞、虢也，可不謂巧乎！二國既滅，齊乃發兵守西界，不通秦使。嗚呼，亦晚矣！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，不克，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，蓋空國而戰也。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，而掃境以伐秦，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，覆秦如反掌也。吾故曰「拙於取楚」。然則奈何？曰：「古之取國者必有數，如取齞齒也必以漸，故齒脫而兒不知。」今秦易楚，以為齞齒也可拔，遂抉其口，一拔而取之，兒必傷，吾指為齧。故秦之不亡者，幸也，非數也。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，三年而入郢。晉之平吳，隋之平陳，皆以是物也。惟苻堅不然，使

堅知出此，以百倍之眾，為迭出之計，雖韓、白不能支，而況謝玄、牢之之流乎！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：始皇幸勝；而堅不幸耳。

秦廢封建

秦初並天下，丞相綰等言：「燕、齊、荊地遠，不置王無以鎮之，請立諸子。」始皇下其議，群臣皆以為便。廷尉斯曰：「周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讐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天子不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為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，置諸侯不便。」始皇曰：「天下共苦戰鬥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！廷尉議是。」分天下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監。

蘇子曰：聖人不能為時，亦不失時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，能不失時而已。三代之興，諸侯無罪，不可奪削，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，可得乎？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。周衰，諸侯相並，齊、晉、秦、楚皆千餘里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。至於七國皆稱王，行天子之事，然終不封諸侯，不立強家世卿者，以魯三桓、晉六卿、齊田氏為戒也。久矣，世之畏諸侯之禍也，非獨李斯、始皇知之。始皇既並天下，分郡邑，置守宰，理固當然，如冬裘夏葛，時之所宜，非人之私智獨見也，所謂不失時者，而學士大夫多非之。漢高帝欲立六國後，張子房以為不可，世未有非之者，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？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。高帝聞子房之言，吐哺罵酈生，知諸侯之不可復，明矣。然卒王韓、彭、英、盧，豈獨高帝，子房亦與焉。故柳宗元曰：「封建非聖人意也，勢也。」

昔之論封建者，曹元首、陸機、劉頌，及唐太宗時魏徵、李百藥、顏師古，其後有劉秩、杜佑、柳宗元。宗元之論出，而諸子之論廢矣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，曰：凡有血氣必爭，爭必以利，利莫大於封建。封建者，爭之端而亂之始也。自書契以來，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，父子兄弟相賊殺，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？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，至刑措不用，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。至漢以來，君臣父子相賊虐者，皆諸侯王子孫，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，蓋未嘗有也。近世無復封建，則此禍幾絕。仁人君子，忍復開之歟？故吾以為李斯、始皇之言，柳宗元之論，當為萬世法也。

大臣論上

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，可謂大臣矣。

天下不幸而無明君，使小人執其權，當此之時，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。夫小人者，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，是故法不可擊。擊之而不勝身死，其禍止於一身。擊之而勝，君臣不相安，天下必亡。是以《春秋》之法，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，謂之叛。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。

世之君子，將有誌於天下，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，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，其濟不濟則命也，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。今夫小人，君不誅而吾誅之，則是侵君之權，而不可居之功也。夫既已侵君之權，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，使君不吾疑者，天下未嘗有也。國之有小人，猶人之有癭。人之癭，必生於頸而附於咽，是以不可去。有賤丈夫者，不勝其忿而決去之，夫是以去疾而得死。漢之亡，唐之滅，由此之故也。自桓、靈之後，至於獻帝，天下之權，歸於內豎，賢人君子，進不容於朝，退不容於野，天下之怒，可謂極矣。當此之時，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，宦官去則天下無事，然竇武、何進之徒擊之不勝，止於身死，袁紹擊之而勝，漢遂以亡。唐之衰也，其跡亦大類此。自輔國、元振之後，天子之廢立，聽於宦官。當此之時，士大夫之論，亦惟宦官之為去也。然而李訓、鄭註、元載之徒，擊之不勝，止於身死，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，唐亦以亡。

方其未去也，是累然者癭而已矣。及其既去，則潰裂四出，而繼之以死。何者？此侵君之權，而不可居之功也。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，捐其身於一決，以快天下之望，亦已危矣。故其成則為袁、為崔，敗則為何、竇，為訓、註。然則忠臣義士，亦奚取於此哉？夫竇武、何進之亡，天下悲之，以為不幸。然亦幸而不成，使其成也，二子者將何以居之？故曰：以義正君，而無害於國，可謂大臣矣。

大臣論下

天下之權，在於小人，君子之欲擊之也，不亡其身，則亡其君。然則是小人者，終不可去乎？聞之曰：迫人者，其智淺；迫於人者，其智深。非才有不同，所居之勢然也。古之為兵者，圍師勿遏，窮寇勿迫，誠恐其知死而致力，則雖有眾無所用之。故曰：「同舟而遇風，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。」小人之心，自知其負天下之怨，而君子之莫吾赦也，則將日夜為計，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；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，是以其謀不得不深，其交不得不合。交合而謀深，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。

故凡天下之患，起於小人，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。小人在內，君子在外。君子為客，小

人為主。主未發而客先焉，則小人之詞直，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。直則可以欺眾，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。故昔之舉事者，常以中道而眾散，以至於敗，則其理豈不甚明哉？

若夫智者則不然。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，而厚集其勢；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，以待其間。寬之使不吾疾，狃之使不吾慮，啖之以利，以昏其智，順適其意，以殺其怒。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，推其墜而挽其絕。故其用力也約，而無後患。莫為之先，故君不怒而勢不逼。如此者，功成而天下安之。

今夫小人急之則合，寬之則散，是從古以然也。見利不能不爭，見患不能不避，無信不能不相詐，無禮不能不相瀆，是故其交易間，其黨易破也。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，而急之以合其交，亦已過矣。君子小人，雜居而未決，為君子之計者，莫若深交而無為。苟不能深交而無為，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。昔漢高之亡，以天下屬平、勃。及高後臨朝，擅王諸呂，廢黜劉氏。平日縱酒無一言，及用陸賈計，以千金交歡絳侯，卒以此誅諸呂，定劉氏。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，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，而何暇及於劉、呂之存亡哉！

故其說曰：將相和調，則士豫附。士豫附，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。嗚呼，知此，其足以為大臣矣夫！

思治論（嘉祐八年作）

方今天下何病哉！其始不立，其卒不成，惟其不成，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。凡人之情，一舉而無功則疑，再則倦，三則去之矣。今世之士，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，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，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，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。不知其所以不成者，罪在於不立也。苟立而成矣。

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，其所從起者，則五六十年矣。自宮室禱祠之役興，錢幣茶鹽之法壞，加之以師旅，而天下常患無財。五六十年之間，下之所以遊談聚議，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，不可勝數矣，而財終不可豐。自澶淵之役，北虜雖求和，而終不得其要領，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，而邊陲不寧，二國益驕。以戰則不勝，以守則不固，而天下常患無兵。五六十年之間，下之所以遊談聚議，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，不可勝數矣，而兵終不可強。自選舉之格嚴，而吏拘於法，不志於功名；考功課吏之法壞，而賢者無所勸，不肖者無所懼，而天下常患無吏。五六十年之間，下之所以遊談聚

議，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，不可勝數矣，而吏終不可擇。財之不可豐，兵之不可強，吏之不可擇，是豈真不可耶？故曰：「其始不立，其卒不成，惟其不成，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。」

夫所貴於立者，以其規摹先定也。古之君子，先定其規摹，而後從事，故其應也有候，而其成也有形。眾人以為是汗漫不可知，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，如炊之無不熟，種之無不生也。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。

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。子產曰：「政如農功，日夜以思之，思其始而圖其終，朝夕而行之，行無越思，如農之有畔。」子產以為不思而行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，如農之無畔也，其始雖勤，而終必棄之。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，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，以制宮室之大小，既內決於心，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，必告之曰：「吾將為屋若干，度用材幾何？役夫幾人？幾日而成？土石材葦，吾於何取之？」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：「某所有木，某所有石，用材役夫若干，某日而成。」主人率以聽焉。及期而成，既成而不失當，則規摹之先定也。

今治天下則不然。百官有司，不知上之所欲為也，而人各有心。好大者欲王，好權者欲霸，而偷者欲休息。文吏之所至，則治刑獄，而聚斂之臣，則以貨財為急。民不知其所適從也。及其發一政，則曰姑試行之而已，其濟與否，固未可知也。前之政未見其利害，而後之政復發矣。凡今之所謂新政者，聽其始之議論，豈不甚美而可樂哉。然而布出於天下，而卒不知其所終。何則？其規摹不先定也。用舍系於好惡，而廢興決於眾寡。故萬全之利，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；百世之患，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。所用之人無常責，而所發之政無成效。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；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，而百藥皆試，以僥幸於一物之中。欲三患之去，不可得也。

昔者太公治齊，周公治魯，至於數十世之後，子孫之強弱，風俗之好惡，皆可得而逆知之。何者？其所施專一，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。管仲相桓公，自始為政而至於霸，其所施設，皆有方法。及其成功，皆知其所以然，至今可覆也。咎犯之在晉，范蠡之在越，文公、勾踐嘗欲用其民，而二臣皆以為未可，及其以為可用也，則破楚滅吳，如寄諸其鄰而取之。此無他，見之明而策之熟也。

夫今之世，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。士爭言曰：如是而財可豐，如是而兵可強，如是而吏可擇。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，發之以勇，守之以專，達之以強，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

摹之內，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。其人專，其政一，然而不成者，未之有也。財之不豐，兵之不強，吏之不擇，此三者，存亡之所從出，而天下之大事也。夫以天下之大事，而有一人焉，獨擅而兼言之，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，其得失固未可知也。雖不可知，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。

是故不可以無術。其術非難知而難聽，非難聽而難行，非難行而難收。孔子曰：「好謀而成。」使好謀而不成，不如無謀。蓋世有好劍者，聚天下之良金，鑄之三年而成，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，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。何者？是知鑄而不知收也。今世之舉事者，雖其甚小，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，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。可成之功常難形，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。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，又何暇及於收哉！

古之人，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，彼獨何術也？且非特聖人而已。商君之變秦法也，攖萬人之怒，排舉國之說，勢如此其逆也。蘇秦之為從也，合天下之異以為同，聯六姓之疏以為親，計如此其迂也。淮陰侯請於高帝，求三萬人，願以北舉燕趙，東擊齊，南絕楚之糧道，而西會於滎陽。耿弇亦言於世祖，欲先定漁陽，取涿郡，還收富平而東下齊，世祖以為落落難合。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，功如此其疏也。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。出於其口，成於其手，以為既已許吾君，則親挈而還之。今吾以自有之天下，而行吾所得為之事，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，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，如有財而自用之，有子而自教之耳。然而政出於天下，有出而無成者，五六十年於此矣。是何也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？非不知收，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？故為之說曰：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。先定者，可以謀人。不先定者，自謀常不給，而況於謀人乎！

且今之世俗，則有所可患者，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，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，使眩於是非，而不知其所從。從之，則事舉無可為者，不從，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。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，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，議論勝於下，而幸其無功者眾也。富人之謀利也常獲，世以為福，非也。彼富人者，信於人素深，而服於人素厚，所為而莫或害之，所欲而莫或非之，事未成而眾已先成之矣。夫事之行也有勢，其成也有氣。富人者，乘其勢而襲其氣也。欲事之易成，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。

天下之事，不可以力勝。力不可勝，則莫若從眾。從眾者，非從眾多之口，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，是真從眾也。眾多之口非果眾也，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，未有非其私說者也。於吾為眾，於天下為寡。彼眾之所不言而同然者，眾多之口，舉不樂也。以眾多之口所不樂，而棄眾之所不言而同然，則樂者寡而不樂者眾矣。古之人，常以從眾得天

下之心，而世之君子，常以從眾失之。不知夫古之人，其所從者，非從其口，而從其所同然也。何以明之？世之所謂逆眾斂怨而不可行者，莫若減任子。然不顧而行之者，五六年矣，而天下未嘗有一言。何則？彼其口之所不樂，而心之所同然也。從其所同然而行之，若猶有言者，則可以勿恤矣。

故為之說曰：「發之以勇，守之以專，達之以強。苟知此三者，非獨為吾國而已，雖北取契丹可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